

文艺随笔

与李白“对酌”

■ 任蓉华

1998年夏,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不去看熙攘的都市,而是执意要走向属于历史与诗歌的幽深角落。他的行囊简单,里面装着自制的李白行迹地图,以及一份追寻诗魂的执念。他的目的地,是被李白的诗句浸润过的山水。

在友人的陪伴下,从洛阳到西安,再去三峡,拉斯洛一路追寻李白的足迹。据说,在长江的游轮上,因为航线临时更改,没能停靠白帝城,拉斯洛曾激动地和船长争论。这份近乎执拗的在意,让人几乎确信,他的行程,不会遗漏采石矶,传说中李白醉后捞月、骑鲸飞升的地方。

眼前的江水湍急,奔流不息,亘古的峭壁默然伫立,承载着千年风霜。游人的喧嚣,像一层薄纱,笼罩住真实的风景。他能找到什么呢?诗人的骸骨早已湮灭无踪、化作尘土,醉后的狂歌也消散在风里。然而,我们不妨想象他久久伫立的身影,仿佛要剥离所有的嘈杂,聆听一种超越语言的回响。他寻找的,并非确凿的坟茔,而是一个自由灵魂的呼吸。

这让人想起一种关于“人文山水”的见解。山水本是自在之物,只因文人的驻足、吟咏与长叹,被赋予了层层叠叠的精神意蕴。旅程中,拉斯洛试图在安徽的云雾间,在蜀道的险峻中,重新捕捉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生命形态。

而拉斯洛自己,在当代文学疆域,又何尝不是一位漫游者?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以其精密如噩梦循环的结构,描绘了中欧乡村的泥泞与绝望。表面看来,停滞的时光,在阴雨中相互欺骗的蝼蚁般的人群,与李白笔下“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恣意,判若云泥。但若拨开风格的迷雾,可以窥见两者精神内核的奇异呼应。

那是一种对既定秩序深刻的疏离。李白一生以酒与诗抗衡官场的桎梏与世俗的规矩,他的生命是一场主动的出走。拉斯洛笔下的人物,则是被宏大历史叙事抛弃在角落的尘埃,他们在废墟中进行着绝望的挣扎。前者是主动的逃离,后者是被动的遗落,但他们都置身于中心之外,在边缘处,反而更赤裸地照见了存在的本相。

他们对时间的感知,也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话。李白的诗篇里,时间是奔腾的江河,催生出“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惊心与“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畅达。如此强烈的流逝感,在拉斯洛笔下,演变成了更为凝滞的形态。《撒旦探戈》中无尽的雨,循环的舞步,将时间拉长、凝固,甚至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圆。李白的时光是急流,拉斯洛的时光是死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线性、功利的时间观,从而触及了生命在时间中的悲剧性与荒诞感。

李白在山水与酒杯中寻求超越,拉斯洛在泥泞与循环中叩问存在,路径迥异,其灵魂的指向,却遥相呼应。

旅人终将离去,带不走采石矶的月亮,也留不住长江的水声。但拉斯洛与李白,完成了一次“对酌”。当他在某座无名的山巅,迎着与千年前别无二致的风,他或许真的听见了,穿越所有时空壁垒的、一声清越的长啸。

长啸,属于李白,也属于所有在精神的漫漫长路上,永不栖息的旅人。

拉斯洛回到了他的中欧,继续构筑他的文学世界,直至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们,因了他的执着叩问,好像也得以用一种新的目光,重新审视早已熟稔的诗仙。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它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知音,领悟自身的永恒。

湘楚之地较北方多雨。抵达溆浦时,友人说阴雨缠绵了好几个日夜。氤氲之中,草木饱吮雨雾,叶子胀满墨绿,焕发清灵生机。山居窗棂上凝结着水珠,圆润饱满,点点灿烂坠落青石阶,溅起平平仄仄的清脆回响,似玉磬敲出宫商角徵羽的韵律。

颜色青黛处,雾气自谷底升腾,忽聚忽散。雨脚细密,渗透着几分清寒,“入溆浦余儵徊兮,迷不知吾所如”,触景不仅能生情,亦能生文。想象被放逐的屈原,形单影只,瘦削而高的身影,被竹杖拉长,踏上土阶,走上高坡,迈向原野。他的足迹,或许就隐没在我周遭的某处。山径湿滑,竹杖点地有声,偶尔有鸟雀鸣破大雾而来,又收拢大雾倏忽远去。当年屈原耳中的鸟鸣,定然不如我今日听到的这般悦耳,毕竟他心头郁结失意,块垒难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

想当年,高冠广袖的三闾大夫,仰首向天,衣袂鼓荡,与眼前烟雨融为一体。后来,他就带着彼时的斯文与慷慨活到今天,旧岁月,何曾远去。

山间不时拂过薄雾。山脚溪水虽隔得远,还是能听见它们在石缝间响动。三五山民冒雨走过,背影融入苍翠。市人熙熙攘攘,忙来忙去,为名为利,不知道这些雨中人,忙的又是什么。他们如果披上青蓑,戴上斗笠,真像古画里走出的樵夫和渔父了。

暮色渐浓,云雾也越来越浓。山风掠过树林,抖落满树雨滴。站在高台远望,江湖的青山亮雨,《楚辞》的白纸黑字,互为显影。今人与先贤,皆成天地魍魉。山影叠着人影,人影贴着山影,雨丝缠着雾丝,雾丝牵着雨丝,雨丝交织,难分彼此,往事涌上心头,顿时生出无限惆怅。忽有所感,得了一联:

雾茫茫雨茫茫山茫茫,茫茫大地真干净;

心渺渺意渺渺人渺渺,渺渺红尘太虚空。

或许屈原当年在这里逗留太久,溆浦的雨总带着挥之不去的凄迷与古意,俨然天地为诗魂披上了素纱。雨丝细密,如失意客的低语;大雨滂沱,又像问天者的诘语。

撑伞步入街巷,青石板泛着幽光,远山在雨雾中只剩淡墨勾勒的轮廓。老妪弓腰走过。屋檐下,小摊炉子的炭火热气与雨丝纠缠,令人想起《山鬼》中“杳冥冥兮羌且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的句子。一滴硕大的雨砸向眼帘,制造天然的泪声。急雨敲打瓦当,叮咚声里,泛起两千年前那袭白衣涉江时的水响。

以物喻文的话,屈原笔下的《楚辞》就像眼前的雨,璀璨、剔透、晶莹。

说来也怪,那些美,居然出自绝望者,愤懑者。

天晴了,行进溆浦,说是屈原当年走过的水路。船带着风,惊起岸边几只白鹭,即便不

岁岁山河

山雨、傩与屈原

出铁青的果实。

屈原走过,玉佩与香草相击,木石无响。潜伏在廊下的鳩雀突然发出夜啼,尖锐的怪叫声引得一众宫娥大惊失色,几个朝臣掩口而笑,笑纹里好像游动着蝮蛇与蝎子的身影。

怀王的诏令终于在黄昏下达,竹简的裂痕间渗出沉闷的昏聩。

第二次遭贬了,汉北五月的往事再次泛起。屈原捧着诏令,失魂落魄走在郢都街头。夜里,他抚摸着家中一片湘妃竹,竹间泪斑,愈见分明,愈显模糊,渐渐扭曲成饕餮之形。许多个夜晚,屈原独坐在废弃的星坛上仰望苍穹,铜雀喑哑无声。

屈原走了,一直走到江边。渔父的船桨划开水面,呜咽而笑曰:“圣贤不为外物束缚,随世道变化调整自己。世道污浊,何不搅浑泥水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跟着痛饮?何苦如此清醒,落得流放呢?”话音刚落,屈原衣襟上的秋兰突然萎谢,花瓣坠入浊浪。

放逐途中的雷雨从来都没有预兆。某夜,闪电劈开天空,照见山鬼的宴席,露水烹煮蕲蒿,流放者的魂魄在鼎中翻滚。

“来兮!”

举起装满酒浆的陶缶,微苦,不如心苦。数着衣衫上的补丁,每一块都像楚国地图的残片。《九歌》渐渐变调,东君战车碾过云层,青铜面具突然破裂开,浮现出楚王的面容。

那天的江水一定格外清澈。抱着石头走向水深处,石头比竹简沉重,也比心绪沉重。岸上传来《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孩童嗓音如春山兰叶,透着新气鲜气。屈原静静听着,泪水泥入江水,他想起兰台岁月,那些竹简上记载的先贤,那些书史,如今都成了旧事、古人。

披发独行的身影,宛如一株遭遇雷击的老柏。腰间兰花早已枯萎,香消玉殒,玉佩不知所终。渔网般的月光洒落江面时,屈原与影子喃喃不休:

“走罢,投向那江水。”

“江底沉沙会托住你。”

“当真?”

“当真。”

解下切云冠,抛向岸边。暮色从山坳里漫出,侵过汨罗江。屈原笑了,笑意极轻,轻得像将熄的磷火。楚国不需要微弱的火光,他们有祝融麾下的烛龙照耀宫阙。身体越来越重,未竟的诘问化作铅块拽着他下沉。江水真冷,吞噬了诗人,却吞不下诗句。后来渔人说,江心常冒气泡,那是鱼在吞吐屈原来说完的话。

话永远说不尽,沉到无需应答的深渊。也好。两千年前的日色和月光,两千年前的香草与美人,正从楚辞里复活,折芳寄远。

乡村纪事

山下传来唢呐声

■ 符志成

下午一场雨,到了夜里,山上的风,凉了很多。夜静了,除了虫鸣声与机房的嗡鸣声,山下不时传来唢呐声,还有敲锣声和钹击声。那是山下有人在举行送别亲人仪式,或许他们只是在寻求某种慰藉。

机房外,樟树叶哗啦啦地响,在低声絮语。此刻,我伫立机房门口,夜一点点沉下去,起初还有几只虫豸在草丛里叫,声音细弱。后来虫鸣也淡了,只剩下机房里服务器运转的嗡鸣声,低沉而恒定。我坐在机房外的石阶上抽烟,烟雾被风一吹就散,连带着杂七杂八的念头,也跟着淡了些许。

山下唢呐声,穿过夜雾,越过树冠,带着点涩涩的颤音,飘到了山上。不是喜庆的《百鸟朝凤》,也不是热闹的《抬花轿》,调子沉得很,每一个音符都像浸了水的棉线,拉得很长,锣声和钹声也跟了上来,锣声闷闷的,钹声则脆一些,透着股凄凉,和着唢呐的调子,在夜里织成一张网,密不透风。

我掐了烟,循着声音往下望。山下的村落藏在夜里,乐声却越来越清晰,想来是吹唢呐的人歇不得,敲锣打钹的人歇不得,他们得守着这调子,陪着那个要走的人,走完最后一段路。

小时候在老家,看戏看斋,也见过这样的场面。村里有人走了,总要有个仪式,请一班乐手来,吹吹打打一夜做法事,送魂呢!人这一辈子,来的时候安安静静,走的时候总得有个声响,让魂知道路,也让活着的人,有个念想。

山下传来的调子,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变形,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像隔着玻璃看东西,轮廓分明,细节却朦胧。我想,山下此刻灯火通明吧,灵堂前挂着白幡,亲友们穿着素色的衣服,围着棺木坐着,沉默地听着这乐声。

唢呐声又变了调,调子更低了,那是有人在低声呜咽。我想起几年前的冬天,老同学走的时候,他们家也为他请了乐手和法师。那天,唢呐声从街口一直飘到家里,我站在灵堂边,看着他的遗像,还有哭成泪人的妻儿,听着就是那调子。

山下的乐声还在继续,午夜的风更凉了,吹得樟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和着那调子。我伸了伸腰,想起机房里那些不知疲倦的服务器,想起山下那些不知冷暖的人,忽然觉得,这山夜里的一切,都有了联系。服务器的嗡鸣声是山的脉搏,唢呐声是人的心事,虫鸣是中秋的温存,弯月是天空的窗口,它们都在这夜里,互不打扰,却又彼此陪伴着。

或许吧,这就是离别最本真的样子。或许是撕心裂肺的哭喊,或许是肝肠寸断的挽留,或许什么也不是。就这样,一段沉沉的乐声,在夜里慢慢流淌。它送走的是逝者的魂,安放的是生者的心。山下那些欢乐的人,他们或许不认识逝者,也不熟悉逝者的家人,却用一段调子,陪着他们走过最难熬的一夜。就像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站在山上,听着这段调子,也想起了自己的亲人,想起了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

夜渐渐深了,唢呐声也弱了,却依旧没有停。我想,等天快亮的时候,这乐声总会停的。风又吹来了,带着山下的唢呐声,也带着山上的草木香。我站起身,往机房里走。服务器的嗡鸣声依旧低沉,和山下的乐声交织在一起,如银屏上的信号柱、音柱般,忽闪忽闪着。

人生况味

门槛

■ 黄孙赫

前段时间,我教儿子远镇“凑十法”,我说遇到类似79加5等于多少的问题,我可以借“1”给你,放到“79”上,你计算完了,再把“1”还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没几天,我又考他,59加8等于多少?他掐指一算,给了我正确的答案。我有点急,我说你怎么不找我借东西?远镇回答,不必,你留着吧,我找自己借,从“8”上借“1”给“59”,形成“60+7”即可。

还有一次,我考他背诵《陋室铭》,他背到“无丝竹之乱耳”,卡住了,有点忘词,我借机补了一句,“南?”远镇想了一下,便开始背诵“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后来翻看视频,发现是我忘了“无案牍之劳形”一句,把他带偏了。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而我这个师父自己都没进门,还成了门槛,挡着别人进门。话说回来,门槛这个角色倒也不完全多余,比如海南雨水多,一楼若没有门槛,积水容易涌人室内。无数的门槛还在发挥着它原始的“过滤”作用,阻隔水、尘、昆虫、小动物等杂质入室。所以我这个门槛的努力方向,大致是从“挡道”转变为“过滤”,这让我想起两位老师。

其一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擅长使用“切除法”,比如她觉得我的作文写不好,也不指出哪里不好,直接让我重写,估计是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麻烦。我又交了儿篇,终于不用重写了,她大手一挥,“切除”吧,“切除”可是一点都不麻烦。记得我有一篇关于做梦的作文,她删了几句话,得奖了,我还有一篇关于登长城的作文,洋洋洒洒写了两三千字,她拦腰砍了一半,又得奖了,我叹为观止。

其二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使用了另一种方法,暂且叫“看戏法”,这里的看戏不代表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是现代文化中的引申解读,看一出好戏,得到的快乐远大于幸灾乐祸。这位老师要求全班同学每周交一篇练笔,然后她选出最有意思的进行朗读,相当于搭台给我们唱戏,我有幸唱过一回,内容是幼儿园的趣事,幼儿园的趣事突出一个纯粹,相信大家幼儿时期也没干过太多惩恶扬善的事,多是纯粹的快乐,所以大家在教室里看了一场纯粹快乐的戏,会心一笑,觉得有意思。

我发现“切除法”和“看戏法”,无非是设一个门槛,也都是一种“过滤”的表现形式,“切除”显得大刀阔斧一点,重在遏制不良苗头,“看戏”显得精益求精一点,力求引领正确导向。



福山咖啡

■ 黄辛力

血脉里早已潜伏着黑色的元素
每天一杯咖啡

是必修的功课

而咖啡中独爱福山咖啡

杯底沉淀的是深褐色的乡愁
每啜一口都是与故土的情愫倾诉
当北纬19度的季风穿透滤布
指缝间溢出的是沙土的气息

不需要拿铁的浮沫修饰
不需要猫屎的夸大其词
咖啡杯里盛着最诚实的土地
焦苦是另一种回甘的方式
像老盐渗入芒果青涩的肉身

周末的云在咖啡树上小憩
我们就坐在云的拐角处
或微澜之涯
看佳果由绿变红

颜色的升华传递着另一种生命信息
候鸟也把影子烙进红土地
于斯

品尝或垂钓都是一样的惬意
离去时隐约听到有人喊着我的乳名

当北方友人误认了乔木
瓷勺在杯中轻轻画圈
母鸡与蛋是个哲学命题
有些根系注定属于南方的经纬
如同棕榈叶只青翠在热带的晨昏

咖啡是福山的福
是福山的山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5
László Krasznahorkai
“for his compelling and visionary oeuvre that, in the midst of apocalyptic terror, reaffirms the power of art”
THE SWEDISH ACADEMY
拉斯洛是李白的粉丝。资料图